飆車

再過一分鐘，我就要跳下去了。

我生長在巴西的一個農村，從小就幫我的爸爸種田，唸過一年的書，就不唸了。可以說我幾乎只認識幾個字，好在鄉下孩子人人都是如此。

村子裡有一條鐵路經過，每天都有火車走過，我好羨慕坐火車的人，也有時會幻想火車去的地方，說起來慚愧，從前，我只知道鄉下地方是什麼樣子的，其它地方，我就完全不知道了。

十七歲那年，我開始也在村子裡找些零工，是替人蓋房子的粗活，我這才知道，做工是可以賺錢的，每次賺了錢，我都給了我媽媽。

有一天，我在田裡做工的時候，村長帶了一個人來，這位先生穿得比較體面，他走近了我，摸摸我的手臂，甚至叫我張開口，讓他看看我的牙齒。我感到有點被侮辱，可是不敢在村長面前表現出來，因為村長是大家尊敬的人，他識字，有一部腳踏車，也常替我們解決問題。

當天晚上，爸爸告訴我，城裡有一家營造商來鄉下找工人，他們看中了我，怪不得那位先生要親自檢查我的體格夠不夠強壯，我本來就很強壯，最近一年，常要搬運磚頭和水泥，又壯了很多。我當然立刻答應去城裡工作，誰也不願意一輩子在鄉下種田的。

村裡的神父知道我要遠行，趕來看我。他說了一大堆的話，年輕人最不喜歡別人囉嗦，我已記不得他講什麼了，可是我回想起來，他曾說了一句話，他勸我不要羨慕別人，我當時不懂這是什麼意思。

我很快就懂了神父的意思，我在鄉下種田的時候，從不羨慕別人，因為大家都是一樣的，我的玩伴們都不識字，也無此需要。到了城裡，當我站在鷹架上做工的時候，大多數的街上行人都穿著西裝，拿著手提箱，他們都是在「辦公室」裡工作的，不像我們，必需在烈日下工作。

我知道他們唸過書，會認字，我沒有唸過書，也不識字，這就是不同的地方。

我開始羨慕別人了。我羨慕所有唸過書，會認字的人。

我們工寮裡有一架機器，領班每天都在機器前敲敲打打，也會利用機器印出一些東西。他們告訴我，這就是電腦，我很想玩這部電腦，可是我沒有唸過書，不可能用電腦的。

我的領班告訴我，我領的薪水不能再放在工寮裡，他帶我去一家銀行。我搞了半天，才弄懂什麼叫銀行，領班帶我去開戶，那位行員抬起頭來，對我看了一眼，立刻說：「你可以到第三十二號窗口去辦。」，原來三十二號窗口是專門替不識字的人設立的，有行員替我們這種人填單子。幸好我事先有領班替我填好了單子，不需要去第三十二號窗口，可是為什麼行員立刻知道我不識字呢？我為了到銀行去，還刻意穿了最好的衣服。

大約三個月前，我們工地裡來了一些警察，和領班談了一陣子，走了，什麼事也沒發生。原來當地發生了兇殺案，被殺的人顯然和人吵架，對方竟然將他打死了，警察到我們工地裡來問有沒有工人晚上出去，領班告訴他工人第二天一早要工作，早就睡覺了。警察才離去，我問他為什麼無緣無故地懷疑我們，他說殺人的傢伙一定是個壯漢，否則不會空手將對方打死的，而我們這些工人卻個個都是壯漢，難怪警察會想到我們。

我常常想，如果我識字多好，識了字，我就變成了另一種人，一種大家比較看的起的人。有一天，我做了一個夢，夢到我在教我兒子認字。夢醒以後，我幾乎再也睡不著了，因為我知道我已十八歲，再也不能回去唸書了。

我被警察懷疑的那件事，令我當天氣憤不已，因為我從小就是個乖孩子，從不和人打架，爸爸不准我的，這也是我被村長介紹到城裡來工作的原因。沒有想到，只因自己是個粗壯的工人，就被警察懷疑。

有一次，我的一位好友忽然為了一些小事和街上的一名路人打了起來，還好被我們拉開，否則對方真可能被他打傷。我的這位好朋友一直脾氣很好，為什麼會忽然發作呢？我懂的，他和我一樣，一直感到人家瞧不起他，打架卻是得到別人尊重的一個辦法。事後，我問我的好友，過去他打過架沒有？他說他是鄉下來的，從來不曾打過架，這一次，他卻有一個衝動，他要打贏來過癮一下，至於萬一被警察抓去，他當時已經管不了了。

當天，輪到我做彎鋼筋的工作，這種工作很少人喜歡的，因為彎鋼筋要用很大的力氣。說也奇怪，我將我的一股怨氣，完全發洩在鋼筋上，幾十條鋼筋，我一個人二小時就全部弄彎了。

不久，我就參加了火車的飆車族。這是個新玩意兒，玩的人全是窮年輕人，我們站在火車頂上，努力的平衡自己，當然一不平衡，命就沒有了。我們這些年輕的建築工人常要走鷹架，因此特別會平衡自己，我們這個工地，人人都去飆過，沒有一個人出過事。

一開始的時候，我們都從慢車開始飆，這叫做初級飆車，警察不准我們在火車靠站時就爬到火車頂上去，所以我們就買一張火車票，完全合法的上了車，火車開動了以後，我們紛紛從窗口爬上火車頂。在火車頂上站著真是爽得厲害，年青人都喜歡有速度感的，我們窮人沒有汽車，也買不起機車，站在火車頂上，恐怕是最能滿足我們的速度感了。

對我而言，我飆車的原因是可以肯定自己的價值，我一直覺得有些自卑感，因為我不識字，而且一輩子也不會被人尊重，可是飆車的時候，我感到我好厲害。我相信我的飆車伙伴一定也是和我一樣，要藉由飆車讓人家瞧得起我們。

飆完慢車以後，有人就會進步到飆快車，站在快車上，感覺更加好了，我們很多同伴都不敢飆快車，可是我們還是學會了飆快車。有一次，站在我前面的一位飆車手一不小心，掉了下去。我也因此休息了一陣子，不久，我又去飆車了。

有一次，我發現有一位非常勇敢的飆車手，站在火車要經過的陸橋上，火車通過路橋的時候，他會往下跳，這當然是危險到了極點的動作，可是他成功了，沒有丟掉性命。

我決定也要這樣跳一次，我不敢告訴任何人，因為我的朋友們一定會勸我不要冒這種危險的，我悄悄地找到了一部慢車，每個週日早上五時離開，五時五十分會經過一座陸橋，路橋高度不高，就在我們工寮附近，我甚至還站在橋墩上演練過往下跳的準備動作。

昨天晚上，我忽然想起去教堂祈禱，教堂裡只有一些老太太在唸玫瑰經。我這個年青人進來祈禱，引起一位白髮蒼蒼的老神父的注意，他跑過來問我「孩子，你有什麼問題嗎？」，我一慌之下，隨口說「神父，我要遠行了，請神父祝福我。」好心的神父附手在我的頭上，劃了十字，我放心了。

今天是週日，我起了一個大早，來到這座路橋，橋上靜悄悄地，只有我一個人。我不在乎有沒有人看到我，我只要自己能肯定自己。

現在，我站在橋上，太陽正好升起，火車已在遠處出現，再過一分鐘，我就要往下跳了。

後記：巴西有一陣子風行火車飆車，很多年青人因此喪生，也曾經引起國際媒體的注意，飆車族清一色地來自貧民窟，很顯然的，他們在尋求自我肯定和尊敬。

我國的火車，已經電氣化了。兩根連接桿，將火車及高壓線聯了起來，各位讀者可以放心，不會有年青人看了我的文章以後去飆火車的。

我們誰都不願看到年青人去飆任何的車，可是也不妨設法去瞭解為何這些年青人要飆車。